

流量不是“原罪”，勇敢突破就值得喝彩

黄启哲

观点提要

近期几位“流量明星”主演的电影均取得不错的口碑票房，让大众开始相信，他们一样可以完成有深度的表演。肯定他们表现的同时，我们也要提醒粉丝，把演员和作品的评价权真正交还给从业者和大众，共同营造健康的文艺评论环境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启用流量明星担纲主演，成为普通观众走进电影院买票的顾虑。甚至，一些人生出天然的逆反心理：流量明星主演？那肯定不行！投资方主创肯定为利益定向制作粉丝电影！流量明星的演技不过是“仅粉丝可见”！眼下院线电影暑期档，王一博主演的《热烈》和张艺兴主演的《孤注一掷》，或多或少都遭遇了这样的质疑之声。

到目前为止，可以说，王一博和张艺兴在各自影片中的表现已经打消了大部分观众的顾虑。他们凭借此次表现让我们看到，流量不是“原罪”，流量明星一样可以完成有深度的表演，从而与作品相得益彰。这也提醒我们，与其争论流量明星是否只是碰到合适的剧本、角色而侥幸成功，不如大方给予肯定——因为每一次为锤炼自身、勇敢攀登职业生涯新高峰的努力，都值得获得一次“热烈”喝彩。

努力摆脱“流量偏见”的他们，值得被看见

如果把《热烈》看作是王一博少年时的真实经历，并不为过。同陈烁一样，王一博发自内心地喜爱街舞，敏于行、讷于言，拥有天赋且为之奋斗努力。还在读初中一年级的他，因为电视里播出的街舞比赛，就此迷上了当时还算是小众的舞蹈样式。仅仅一年后，他就一路跳进

▶王一博在《热烈》中饰演街舞追梦少年陈烁，现实人生有着相似经历的他在表演上更得心应手。

▼张艺兴在《孤注一掷》中饰演被騙去海外的程序员潘生，片中有大量遭受殴打的戏份，足见他抛开“流量光环”的决心。



了全国街舞比赛的16强。

不过当属于陈烁的大银幕故事结束于全国决赛的惊叹一瞬，现实中王一博的演艺生涯却走上了岔路。因为这场街舞比赛的出色表现，他成了乐华娱乐的一名偶像练习生，此后以中韩男子偶像团体“UNIQ”成员身份出道。两年后，他又参与热门综艺《天天向上》的主持。到了2019年，主演仙侠剧《陈情令》的爆火，令他从唱跳偶像歌手，踏入“顶流”之列。每一次都抓住机遇，22岁早早站上“人生巅峰”，对于一个艺人来说何其幸运。如果此后，他同一般的“顶流”一样，继续选择出演古偶、仙侠剧、露脸综艺，承接广告代言，大抵会进一步筑牢粉丝护城河，用最轻松的方式以最快速度实现商业变现。

不过，王一博及其团队却选择了相对更难的一条路——不是仅仅成为粉丝圈层喜爱的“流量明星”王一博，而是成为大众认可的演员王一博。从2021年的古装悬疑剧《风起洛阳》到2022年的刑侦剧《冰雨火》，再到全面进军大银幕，

在今年一口气主演《无名》《长空之王》《热烈》三部电影。一路回顾，这种选择更加清晰明了。《热烈》中，王一博饰演的陈烁之所以能立住，显性原因是有幸遇见了与自身适配度更高的角色，以及懂得帮他扬长避短的导演。而在这背后，是一博自身渴望努力摆脱流量偏见的努力。

摆脱流量偏见，不只是走出“流量明星”的舒适区，还在于不在乎番位大小、戏份多少，为每一个角色拼尽全力。回顾张艺兴参演的影视作品，口碑评价或许仁见智，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，那就是不管是小成本还是大制作，不管是正剧还是其它题材，他都没有以往顶流无视自身专业水准那样“非主角而不演”。到了今年上半年上映的《长沙夜生活》，哪怕影片本身票房口碑未及预期，哪怕作为特别出演的戏份不多，但张艺兴松地接地气的表演，却给普通观众眼前一亮的感觉。

而与张艺兴同一组合出道的鹿晗，也在匆忙上马的影视作品遇冷后，放下

偶像包袱逐步沉淀，努力锤炼。2020年一部《穿越火线》，他凭借电竞人“肖枫”一角初步扭转“无演技”的大众印象之后，又在同年播出的《在劫难逃》中干脆出演反派，与王千源演对手戏。

当然，对于转型中的流量明星来说，选片明智、演技藏拙、放下偶像包袱敢于尝试，固然重要，而要想真正消解“只因本色出演偶然成功”的质疑，还需要流量艺人更刻苦地自我提升，从而弥补非科班出身的短板，加速缩短与其他演员间的专业差距。

用好“流量明星”才能赢得属于作品的流量

同样的，对于流量明星的一味否定与厌恶，不应加诸在由集体创作的文艺作品之上。抛开王一博所谓“流量明星”身份的热度加成，《热烈》一样是有瑕疵但值得肯定的小成本现实题材电影。

因而，在这个佳片竞争格外激烈的暑期档，《热烈》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观众。可以说，导演大鹏用脚踏实地的创作进一步印证，用好流量明星才能赢得“作品的流量”。

曾有一段时间，影视界的确有一些依靠启用流量明星来博取热度与票房的作品。这样的操作，之于某一圈层的类型作品，比如仙侠剧、偶像剧或许奏效。但是，对于需要更多消费受众的大银幕、大制作来说，如果作品不过硬、人物立不住，单纯是利用流量明星的市场号召力，往往会遭遇“算计”“利用”的反噬。尤其是，让某些流量明星空降主角，反而让一众资深演员为其配戏。如此一来，非但没有“众星捧月”的正向造势，反而在一种实力派的鲜明对照下，令流量明星的表演短板无所遁形，非但作品口碑保不住，票房也难免“扑街”。

其实，借力流量明星作为作品做增量并非不可取。但关键要看是否与作品与角色契合，如若无视流量明星的演技、角色适配度，只是将其作为榨取商业价值

的工具人，那么即便在过去能够获取一时的利益，也会在观众审美需求不断提升的当下被市场抛弃。

与之相对应的，是《热烈》作为一部讲述小人物追逐梦想的电影，不是围绕王一博所饰演的陈烁一人而展开，而是展现了一群人追逐梦想的鲜活姿态。黄渤饰演的街舞俱乐部教练丁雷表演受伤被迫离开舞台，组建俱乐部用心带新人代替自己完成梦想；而他昔日“战友”离开街舞圈各自面对生活的难，当得知丁雷追梦受阻，无一例外倾囊相助，只因他是“唯一一个没有离开的人”；刘敏涛饰演的陈烁之母因爱人离世不再继续唱歌，为了儿子的街舞梦，她却主动代替儿子走穴演出；张海宇饰演的彪彪不顾家人反对为街舞痴狂十多年，可最终因能力有限为了团队的成绩主动退出……整部影片没有伟大的牺牲，面对梦想，他们有的被迫放弃，有的还在咬牙坚持，可无一例外，他们都为了挚爱的人和事，给予力所能及的“成全”。可以说，陈烁在舞台的热烈瞬间，承载也成全着银幕内外所有人燃烧青春的爱与热烈。

所以，当艺人与作品都在往互相成就的探索中努力之时，我们也要提醒一些流量明星的粉丝，别再有“护短心切”的执念，也别再一味依赖“饭圈”的控评、吹嘘、捂（普通观众的）嘴等做法，而是选择放手与信任。希望粉丝能够把流量明星努力突破转型的成果及其作品，真正交还给从业者与大众来评判，将他们放置于与其他演员和其他作品同一标准里公平竞争，营造健康的文艺评论环境。演员演得好就值得响亮喝彩，演得不到位就诚恳接受批评，一起鞭策偶像提升自身，用下一个作品的实绩说话。唯有这样，粉丝们所追逐的偶像，才能既不因沉溺于圈层的溢美之词而迷失自我，也不再背负流量“枷锁”，最终才能放手一搏成就更好的自己。唯有这样，无端吐槽批评流量明星才不会成为大众舆论里的“绝对正确”，去成就另一种对立“流量”。唯有这样，大众才会放下对“流量”二字避之不及的偏见，不再担忧自己的评价遭遇粉丝到处“出警”（粉丝有组织地攻击控评网络陌生人）的尴尬，也不必以一种随时应对骂战的应激状态，放松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赞美或批评，逐步弥合舆论场不断加剧的分歧，从而共同促进中国影视产业的繁荣发展。

看台

重视海派京剧的地域性特色和时代性特征

——由经典海派连台本戏《七侠五义》复演所想到的

黎中城

观点提要

海派京剧的创新，并不意味着脱离京剧本体而随心所欲、胡编乱造。在实践中造就的一大批海派艺术大家，深深懂得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京剧提供了极其丰厚的养分，其沁透了神州儿女的血脉，是京剧艺术永恒的根基。

上海京剧院连台本戏《七侠五义》(下本)以全新阵容于上周末在天蟾逸夫舞台重新公演。作为应当传承发扬的上海三大文化之一——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海派京剧一向以它不可忽略的艺术地位获得人们的关注，并以其极富代表性的开放意识、革新意识、市场意识、竞争意识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沪上戏剧的发展方向。

京剧《七侠五义》改编自清代石玉昆著作、俞樾修订的古典武侠小说。剧中表现北宋时代展昭、欧阳春、丁氏兄弟、智化、艾虎、沈仲元七名江湖大侠和白玉堂等五位民间义士之间的恩怨纠葛，以及在一代清官包拯的引领下，冰释前嫌，携手剿除强大官僚集团背景的黑恶势力——张正义于朝野，解生民于倒悬的传奇故事。该剧1957年首演于沪，即获得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响，连演连满，欲罢不能。这部由周信芳大师一方倡导的海派连台本戏的出炉，让当时濒临式微的京剧舞台，重新生面，再显京剧艺术的魅力与活力。

转动时光的车轮，我们可以看到这



▲京剧《七侠五义》剧照

部戏在社会的沧桑变化中所经历的浮沉起落。在一炮打响之后，它度过了八年走红，便一头栽进了十年沉沦，而拨乱反正之后，又因传统戏热潮的回归而几乎被人遗忘。直到1980年代，京剧再一次遭遇持续发展瓶颈，为重整旗鼓，开拓传统戏曲市场，这部海派京剧由原班人马复演，一亮相便重新点亮了剧场满座的红灯，又一次让人们感受到艺术多样化带来的勃勃生机。此后，以海派风格展现魅力的一系列京剧本戏，如《宏碧缘》《盘丝洞》《乾隆下江南》《狸猫换太子》连续登台，激活市场，甚至出现全国各地众多戏曲院团争相搬演的盛况，风行南北，至今不衰。

人们或许要问：是什么让这些海派京剧作品具备如此强大的吸引力，能不止一次起到力挽市场颓势的作用呢？引人入胜的故事，技艺精湛的演员，手法娴熟的创作团队，固然至关重要不可或缺，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海派京剧本身所特有的优势。我们不妨从海派京剧的形成发展历史，以及它的地域特色与时代特征的角度来分析，重新厘

清海派京剧诞生发展及其优劣之处，也就能为当下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，提供历史经验与前行之力。

与生俱来的创新精神

京剧诞生于清代乾隆年间。19世纪中叶，南方的四大徽班奉诏进京，与盛行于京华却呈滑坡之势的秦腔、昆曲、汉调、京腔等戏班竞相竞争相融合，逐渐独树一帜优势尽占，形成精深成熟雅俗共赏的“皮黄戏”。之后，这一深得皇家青睐的新兴剧种又以风卷云涌之势向全国辐射，20年后进入繁华时尚的国际化商业大都市上海，被趋之若狂的上海观众定名为“京剧”。从此京剧拥有了上海这片影响广泛的发展空间，而上海也因为接纳了京剧而极大地提高了城市影响力和文化竞争力。

然而，京剧之在上海立足，并不是

简单的移址迁居。它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的渗透、潜移默化的嬗变、与当地受众相互适应而终于融洽的复杂过程。

19世纪末的京剧，已经进入戏剧艺术的高峰，其发展心态难免转向稳定和保守。但上海这片经济高度发展，思想异常活跃，充满着异域感、杂糅性、想象力和开拓精神的“化外之境”，势必有所不同于皇城子民的审美要求。

京剧艺人进入上海不久，便惊讶地发现，一成不变地按在北京时的原样演出，戏园子很快就会热度骤降。若不从演出形态、表演样式、唱念风格甚至化妆场面等各方面加以改革，很难长久立足。

所幸，四大徽班不拘陈规、锐意变革的经历，提供了充足的经验和良好的榜样。于是，他们直面挑战，编演应时势的新戏，探索演剧样式的改良，尝试舞台表演的创新。一种勇于革新、长于创造、善于吸收新鲜事物、适应南方城市观众群落审美需求的京剧艺术流派应运而生，北京人称之为“海派京剧”。它与生俱来的创新精神，令其具备以变图存、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。我想，这正是《七侠五义》所以能在前文所述的两次困顿中，取得“翻盘效应”的内在原因。

海纳百川的开放心态

海派京剧的创新，并不意味着脱离京剧本体而随心所欲、胡编乱造。在实践中造就的一大批海派艺术大家，深深懂得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京剧提供了极其丰厚的养分，其沁透了神州儿女的血脉，是京剧艺术永恒的根基。汪笑依、王鸿寿、潘月樵、夏月珊、夏月润、冯子和、欧阳予倩、周信芳、盖叫天、郑法祥、赵松樵等等，无一不深谙传统、功力非凡。然而，身处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商业重镇，他们又有着海纳百川的心态和

善于吸收一切先进事物的禀赋。尊古而不泥古，守正而不守旧。

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汹涌的岁月，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年代，海派京剧大师们在保持京剧艺术本体特质的前提下，创作注重教化、契合现实、贴近人性、讲究剧情的新剧目；倡导男女同台合作的演剧模式；尝试运用灯光布景烘托戏剧情境；改良戏服款式和化妆技巧；借鉴地方剧种甚至话剧电影绘画魔术等旁门类艺术的有用手段；强化唱念做打表演艺术的综合性发挥……掀起一场声势赫赫的改良运动，使京剧乃至整个戏曲艺术大踏步地迈向近代化进程。这就令这一传统艺术样式不但具备了海上文化的地域性特色，更拥有了被革命风潮浸染的时代性特征。

伴随海派京剧的崛起，南方新兴城市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，起到强有力的推动支持作用。为适应新编剧目的创排演出，潘月樵、夏月润等招商引资，参照日本和西方的剧场样式，建造了中国第一家新式剧场“新舞台”。剔除了旧式茶园与戏剧无关的冗杂部分，加强了艺术殿堂的严肃性和观剧条件的舒适度，增添了近代化、科技化的舞台设施，以售票制取代案目制，做到了经营方式的大众化、市场化。

这一系列改革不仅广受观众欢迎，亦令演员喜不胜喜。当时来沪公演的梅兰芳就曾表示：“初次踏上这陌生的戏馆的台毯，看到这种半圆形的新式舞台，跟那种照例有两根柱子挡住观众视线的旧式四方形戏台一比，好的条件太多了，旧的又怎么能跟它相提并论呢？这使我在精神上得到了无限的愉快和兴奋。”新风一开，四方仿效，直至今日，犹为主流。那么，演出场所的大变革，为何不发生在京剧的“根城”北京，而是出现在海派的诞生地上海呢？这难道不正是海派京剧的地域性特色与时代性特征使然吗？

自我完善的发展理念

与所有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，海派京剧也有一个由低到高、由粗到精、探索实践、逐渐完善的过程。海派京剧形成初期，为冲击旧习陈规的桎梏，出现过良莠不齐、鱼龙混杂的局面，甚至产生为俯就部分市民低俗口味的糟粕也势所难免。随着时代变迁、社会发展、受众审美水平的提高，初时的那些玻璃内衣、化学把子之类损害海派名声的腐草必然被清除、杜绝。

到了20世纪中叶，《七侠五义》等经过严肃加工的剧目，已非之前的《怪侠欧阳德》《火烧红莲寺》等粗率之作可以同日而语。其内容较前健康，戏理较前顺畅，技巧也更显精彩，完全摒弃了低级趣味。而1990年代重新创作的《盘丝洞》《狸猫换太子》、面对新一代观众对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的综合要求，创作者将海派京剧的地域性特色和时代性特征发挥到了极致，向高精尖的标准成功攀登。

一百多年历史证明：与时俱进是生命延续的保障。海派京剧只要坚持不断努力不断改进，自我完善的发展理念，必然能随着时代发展的步伐持续前行。

正是有了上述种种背景，《七侠五义》(下本)在上演之前就备受期待。事实证明，观众不仅欣赏到了新一代年轻演员呈现的蓬勃朝气和不俗功力，还品味到了该剧的制作者、创作者如何进一步发扬海派优良传统。特别是，这一版不拘于原版照搬，在剧情精炼、人物开掘、技艺提升、场景出新出奇方面更上一层楼，真是不胜欣慰！

(作者上海京昆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、剧作家)